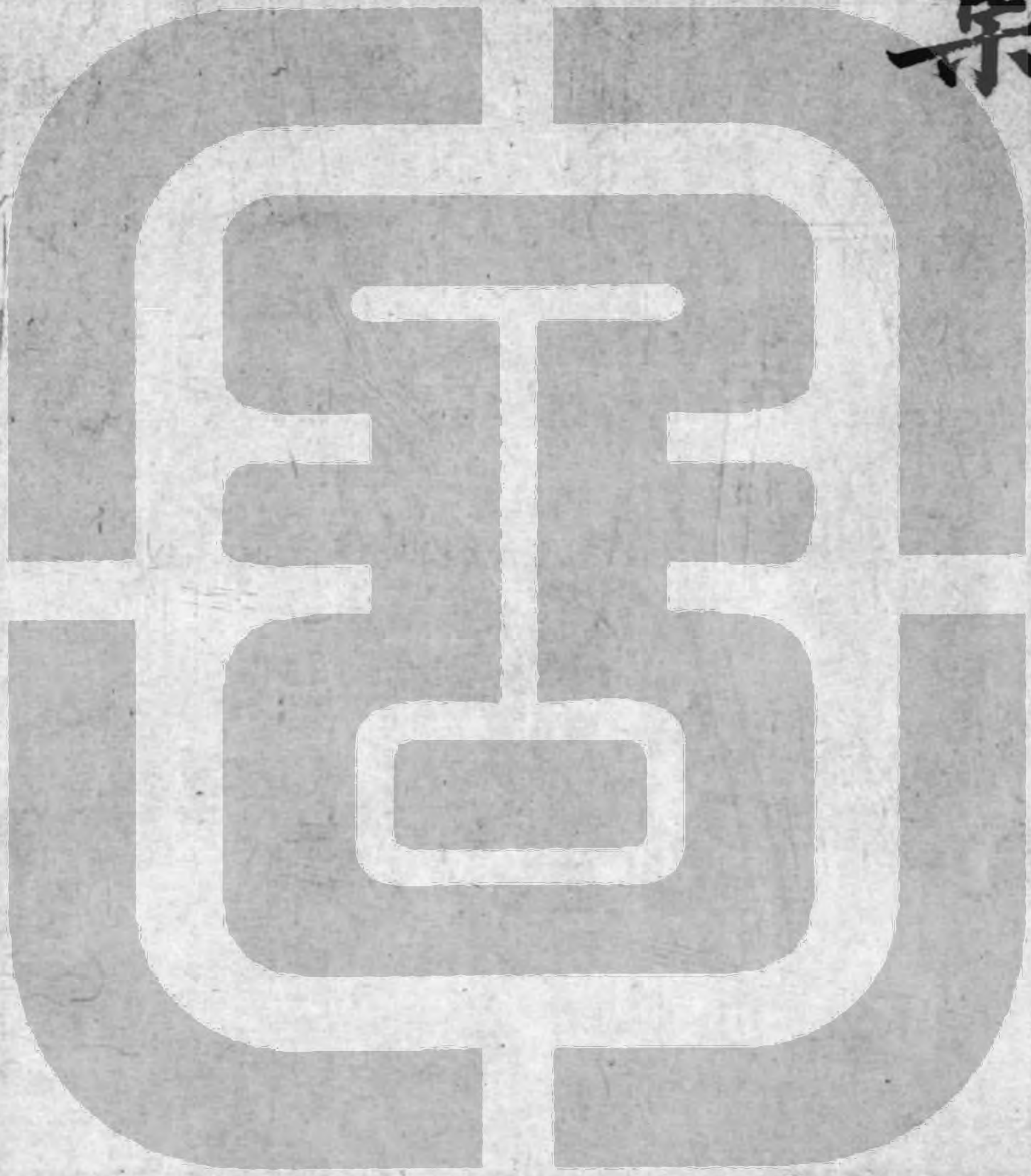


第四冊

東坡集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硯銘九首

金星洞銘一首

文與可琴銘一首

山堂銘一首

遠遊庵銘一首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

三槐堂銘一首

菩薩泉銘一首

石鼎銘一首

六一泉銘一首

大覺鼎銘一首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

替二十七首

孔北海贊一首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王仲儀真贊一首

王定國真贊一首

秦少游真贊一首

參寥子真贊一首

徐大正真贊一首

文與可墨竹屏風贊一首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郭忠恕畫贊一首 黃庭經贊一首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 韓幹畫馬贊一首

師子屏風贊一首 石室畫贊一首

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育刀不受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
上下相纏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
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
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橋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
畫出群鬪相視睚眦舞于端門與王雜居狗兒不噬

又乳于家狙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
為凜以驚夫猶執鳥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
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
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
可屬洙賦子瞻為之銘曰坡陀瀾漫天闕海濤巨源

之硯淋漓蕩滂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
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凡不倚賜蟲隕弄喪厥喙
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
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如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
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叙

王莽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
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縵百夫運斤篝火下繼以出斯珎一噓而泫
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
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唵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
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爲書硯美
無有至珎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
名鳳唵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現攘于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狂
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黠歎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泉藪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虛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雍痛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朽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北壤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究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暇也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叙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管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卽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
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
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
之外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
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
孔頴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

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對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叙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
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舫舫復沒遂以運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峯比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
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遠之
文及山中文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

廬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爲銘銘曰

像廬山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并叙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魏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斲鑿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
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郤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叙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

士遜為太子喻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欵臣以蜀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已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無戮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
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
新其德

替六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
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
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
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士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守氣各有高庫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
節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呻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效鵠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
昨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西公贊
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
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錫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錫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西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位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前王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君子者方是時 朝廷清明無大務

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海
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
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占之有泚其願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
起之

王仲儀真贊一首并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出臣之
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
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
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洪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澁寡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揔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
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
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
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
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官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
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下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兀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一首

賢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乱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特摩戲為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交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書者子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與可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間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飄飄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絮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綿綿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并叙

古萊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宇一幅忠恕字恕純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齋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與乾州司戶秋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獨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宇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綉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凌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怨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為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
竇神與舍怨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與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浹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掘地為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意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
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心初澄天蒼壁抔水憑攔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并叙

子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為
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倚妙遂為希
世之寶非歎不廷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耆兩卿相後
前中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初服疏堅巍巍堂堂人
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
並莫傳殿以二士蒼鶴寫兩隨道師壁山淵山人迎

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叙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今宗其具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夔

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趨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歸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徒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為贊之曰
少林係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禱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頤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未高首下擇所由濟躊躇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垂策以爲野馬也則隅日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矧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躡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

上綴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
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
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
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
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搗死惟
石昌蒲并石朮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
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
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
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
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

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璫
瑋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
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藉其地瘠而不死夫
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東坡集卷第二十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以之至論一首

御試重巽申人叩論一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邪正論一首

後正統論三首

思治論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幸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臯陶之殺人而縱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
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小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實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寢貶之

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

雷震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風愆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空蕭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推聚萃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仁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求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

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一首

子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

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
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位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
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
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
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
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
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
見鞅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
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有
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
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
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知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大夫視先
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
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
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
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

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
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
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
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遠者禮之所與也其所疑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
不能決者比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
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
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
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
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
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陽武之心哉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之素而欲一且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
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
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
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苟息
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 經二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五曰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乎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存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柰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薛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顯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下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可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

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世者必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特有愧焉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統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程受之於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

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焉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

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
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舉
而不可得也夫王者受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
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
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
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堯
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
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

能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
之齊景公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
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
曰人占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
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
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也秦穆公
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
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
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
霸統者傷乎名而後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特撰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二則夫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平矣自宮室濤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游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忘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平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
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事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魯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後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永興軍秋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試館職策問三首

省試策問二首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
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
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至微已
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率至
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或上
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
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
權以為前代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熾而
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益隳而遊說者以為大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
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
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
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
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
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
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繫焉

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如
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
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
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
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
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
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
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
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
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
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
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
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
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

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于餘里今也天下
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
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
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或
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
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
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戎邊用東北之人糧糧用內郡
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七郡用兵而百郡騷然
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
十乘封文公於葵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

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駭兆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菜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真全國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

一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豆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

與人接也故使尸毀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
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朝皆有主祭皆有尸不
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
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
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
或為仁或為義或小便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
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
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
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

蓋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
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
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
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
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
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
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
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

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
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
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
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
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
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
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
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下亦將亂而
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今明
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

沉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
爲常則天下之感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
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掃自
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謹曰吾
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隳自
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
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
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

紛紛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
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
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覆天下之情吏以
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
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
將已得其術而紛紛之議不足卸歟無乃其道可變
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
其說

卷之二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二二二

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
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心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
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
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吳漢宣之厲精始聖之
程書隋文之博養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
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涪之於子之德宗之於
盧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

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
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
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
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証之也易推其未然之
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
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
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論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深之民而商鞅亦徂三晉之人以并諸侯富周之
威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

來丁口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
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
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
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
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
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
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
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
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

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學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謹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急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

之君六維成衰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疆固
不然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
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
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
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
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
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旣命丞弼之
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
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

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
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
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
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
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
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
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
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
至於闔壤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
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二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
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
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
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
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實興于廷將必
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
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
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
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
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
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
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
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
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
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
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
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
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
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
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
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
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
用而廓以為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
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
賢愚同滯人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
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始夫

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
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患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
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未學優而求用
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此則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皆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
上亦虚心而無作是以公室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
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久知功生事以為樂無病而
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竭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
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
措及唐中葉列二百州為一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

宿兵八上餘萬民去爲商。六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
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以平仲章貫之許孟容李
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十一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
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心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
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一更情民勞蓋不勝弊今
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以之奉邊都將吏之給蓋
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一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
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一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必。一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

教此之道當講其要願。一者千篇

省討宗室策問一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一州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
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一以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
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一道。一孝恭文章如白與質者
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一也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
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一事。一員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
身不試。一先帝獨見遠。一覽。一於義我並用增修教養之法
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一矣罷就請而走。一縣驛
膏梁而治簿書者固不。一爲。一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

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必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
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士不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
採擇

東坡文集卷第二十二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雜說一首

日喻一首

問養生一首

怪石供一首

後怪石供一首

書劉庭式事一首

書秋武棄事一首

書孟德傳後一首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書邱邱傳後一首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書游湯泉詩後一首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書樂毅論後一首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書篆籀後一首

書吳道子畫後一首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明正一首

送于叔生
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
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
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
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
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

不悲人宜以感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為正歟以不
感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感者曰吾之所
以為吾者豈以是哉惟失是其所以為其猶存則言
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感夫天下之
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
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所以為吾者
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自知之深為粗而以知我之
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之其正子將終
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 送張璠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
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
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
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

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
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安推之矣嗚呼吾子
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
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
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
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音而問之曰或告之曰日之

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鍾
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察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
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
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
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
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
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與南
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

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
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
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
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
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本
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

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
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
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
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為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
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
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
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
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
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
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

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鈔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王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

吾為之不已難乎哉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為之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然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一

八二石盤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間之言以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賦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如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人已於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出

庭式齊人也而子言予曰庭式通禮約而未納幣也庭式貧甚不敢復言之矣雖盲豈負吾於密庭式喪之逾生於愛愛生於色哀從何出乎庭式

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
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忘色若
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登
言曰予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
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
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
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肯
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
太平觀而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
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靈

無目亦吾妻也吾
父弛吾衣亦忘別凡
妻也耶予深感其
過予曰不然昔羊
皆告絕而叔子獨安
丁之貴也其後卒為
必且得道時坐客皆
庭式今在山中監
峻坂往復六十里如
然哉聞之喜甚有

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
皆嘗讀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
鄉貢進士亦有行能先豐六年七
書

地呆卿與果式善且
謂即呆卿字明叔
八十五日東坡居士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
姓名號鐵羅漢者聞於水滸至溺
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
我不逃死然待我殺羅漢庶幾復
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重具羅漢

六兄素與里人失其
似之保伍方縛素公
釋素而縛公公曰
活若決死者縛我未
當蘇乃舉其尸出

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廿
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
五日與詠同館北
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
以為虎畏不懼已
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
懼者則斯言之有
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
多虎有婦人晝日
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
山上馳來婦人蒼
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
熟視久之至以首
抵觸庶幾其一懼而兒戲竟不知怪
兀亦卒去意虎之

食 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
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猎狗類也以杖擊之
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
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
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
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補世俗之所爭而於
其所奔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

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
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
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供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
之間其勢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
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
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
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

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其臺下列石
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
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
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
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
為完好知其存者寔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
家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華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
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二世亦莫
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解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
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
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梨然如島金甯鐘
壘盍未有不生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
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
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其人於冥冥續微學
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
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

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
所謂庄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
公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
之所浴塵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
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揚李祿山所污使口舌
之士援筆垂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
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
恩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

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
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
可以為抱噐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
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較勘時同
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
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
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
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與
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
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園班元珍
下而門外鑿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
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
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
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
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
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
有味故為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頃更而成作輪瀉跳盪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

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

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淳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皆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

黃遷蘄州没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

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從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本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戴白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

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
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無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
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
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
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

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
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
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
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
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
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曹

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隸後一首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得
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
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
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本草金石
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
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
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

古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
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
曰比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
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
况欲以一字一也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
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造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
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孔子美文
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
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
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
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
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
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像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聞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画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滿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

世雖三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薄雖余亦得
攬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送張子平詩叙一首

牡丹記叙一首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鳧兒釋先生詩集叙一首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聖散子叙一首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居士集叙一首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楊薦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
山川之有雲苔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
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
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
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過楚舟中無事博奕
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
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
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日爲謂

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
得於談笑之間而深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
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鄉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二十
有七人其實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
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
盛矣詩曰誕名稷之稽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
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類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
之所闕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

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
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
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
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
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
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
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
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採用也十
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
為同年友眾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綠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二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其坐早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公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耋重德而余又方奮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雅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立早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

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聽

無德不報二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貴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付非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滌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暇其文清和妙麗如

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
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
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
身且疑其將病也公剛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
其喪在焉入哭之數日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
夫原憲之貧頽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
士安之馮疾彼固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
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勸上人詩集敘一首

昔日翟公羅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

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
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
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
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
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
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
倦而其退老放賴眾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與者
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
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

瞬息俄頃之際霍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
人遠矣公不喜佛立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
引而進之佛者惠也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
明才智有學問者之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
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
公又非有德於勤也且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
然後益知勤之賢使 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
功名其不負公也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家
勤出其詩若干篇示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
而傳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
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
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
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
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五言常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

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
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
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
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
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
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
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
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
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
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
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
詩曰豈第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闡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之不闡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
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
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

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身危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

而西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亮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感始於鄉舉率用章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養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

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
觀四山之掩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
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
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
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
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感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
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
偶儂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
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謂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
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
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歎今
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
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
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
融諷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

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

長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叙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瘕瘕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傑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津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

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

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公之百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鄒鴻豫書慨然有列文

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頥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言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

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截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千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

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

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
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
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
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
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
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
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
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
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
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

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荦宗見屬為叙
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
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
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
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
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
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
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
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
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

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拾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書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祭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穢法以辱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上功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

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苟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魏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黃老謂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為染以佛亡莫

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聖學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惟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上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

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伯六十六篇於其子棻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其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
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
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
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
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
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

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曰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愴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右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守已而告之曰君子佩玉而服黻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以饗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是顯不足之間若是是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寶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擊加之以不義由此觀

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者皆君子之所
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苛錯諸地不可
矣藉之用其不何外是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
是君子之過之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
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
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為志
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
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

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
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
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
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
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
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
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
矣吾不能加蒙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
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

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
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
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
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
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湖州謝上表一首

劉黃州謝表一首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謝上表二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謝給衣金帶馬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公記二首

辭免侍讀狀一首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一御書詩表一首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三日到

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

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八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
刻之文論不適用特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
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關庭屢更歲華塵埃筆硯漸忘
舊學子之淵泉奔走得書祖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
民社庶有助於消涖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
預憂桂玉之不克請即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
何幸勳獲所求雖父元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
云跡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
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用故雖如臣等

草菅未盡指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申軾之
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
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
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
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
容向者屢獻鼓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
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存朴忠之素
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

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
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
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昇付善
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
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
踈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
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

又其所短累承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昔無
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昔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
宰皆作蓋僚吏之勛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
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壘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
罹特遣使以存問饒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
錄臣之微勞蓋將主員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
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
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
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
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
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
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
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
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
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
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且沛
之天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
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
官守有恨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
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
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
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闕踈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
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

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
過無功法今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
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
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
求其備嘉嘉善而容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隨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整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
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
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一首

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 勅責授臣檢校尚書
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
知感涕中肅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摺紳親逢膺括
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
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員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
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
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安亦罪責情
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魍魎於三危

豈謂尚玷散負更以善地投畀厲魃之野保全擄櫟之
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
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
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
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
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
殺身庶幾餘生未為弃物若獲盡力報盡之下必將
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年勸臣前任知徐州和覺察百姓李鐸郭進
等臣尋具析在任日角以選差沂州百戶程榮令
區逆賊人致柴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

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
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詠之餘猶在
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
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
刑齊物消姦究於素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
職夫豈勝誅况茲濇濇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

撫已知危至捕繫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
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討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
足言勞勉自列於消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
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
為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于小人不
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竊有可
赦無不從寬竊在考實而保情何啻記過而忘善蓋悟
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
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豈忘於忠義哉臣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竊從內遷示不終弃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身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
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出荆府既無片語
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
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縹緲之
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
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豈謂卓朴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惻憐許以
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
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
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
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
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感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敬
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言

詞乎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
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並日者嘗對便殿親
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又只恩私既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
年積憂薰心驚萬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
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弃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覩之心但以祿
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
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皆不用聲竭

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且與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沛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魯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傑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赦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黜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以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於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天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羞惟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則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積累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
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
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
志不從已分沒身寄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身皇天
棄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實奉
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蒞之微庶幾替
履之舊旨俾安田疇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
柱門自省當異血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忍
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
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
弃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泐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明
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
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
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

碎首剝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鷲鷲
綽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墮涕何言中謝臣聞
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
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
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道言畢此生
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及召魂魄復為平人洗
濯瓊趾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

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
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
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
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
碎首為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
意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
漲海人溥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

扶杖垂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
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
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
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
其責或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
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
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妙之位行堯舜
之仁勤邦儉家未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歛故得萬國
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
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軾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
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
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
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遠咫尺父命於子惟所
東西况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
賦命竒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

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
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
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
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
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
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
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
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

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本無他長職有
常守出入禁闈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
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旣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
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
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崇
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
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
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

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
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誥故權移於胥史恬
不知在習為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
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文章一新名實皆正遂
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知追直閣之司近則通
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
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
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若平日並
照之光而臣日侍通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
臣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弃瑕
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
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
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
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
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
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
受知於裕法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

雖寬謫流姓
抱弓劍以
外制之深
為得人近
今幾人遂
遭逢此
憂深故
遺嗣聖
其所能
同列必

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
號分簪履之永弃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
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
所傳有揚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
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
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
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
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
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
死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
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
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惟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
不道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
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
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
至愚尚守所見再頓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
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
伏望聖慈亮其悃福特許追還庶免入言俾得自效所
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
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
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
覽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

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玉
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
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
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
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
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
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
私人之誚臣無任

又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
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
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
域得頗收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願愚自信
狂直不圓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
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
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
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
其有成功不見已皆由陛下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者成推其類
以及臣願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參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三首

臣賦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驚駭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詩若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處辱守甄收此蓋伏
聞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微過據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
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
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
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
宗之舊日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
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
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

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
拜恩俯俛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
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
卮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摠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
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而被光華攬佩以思遂
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笏榮動搢紳左駮在廷光

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鷄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實老民之慈儉而移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其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消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
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
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
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
加於審訥官職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
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
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薦李無量懷素之懿文則
何以奉天子立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

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

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
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
粗辦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
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
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
無殿日取之可書陳善言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

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高厚恩深長德業
久大受 先帝投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
前後之人罔非良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
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
於討論奉 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詩表一首

臣軾言本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 御書詩一首者玉宇上尊需若雲天之澤寶
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頭先生懷袖臣軾誠

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
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
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
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
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遍於鐘王心
慕手追西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矣宋武之未工知臣
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
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試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

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
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
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
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
歸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記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
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
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
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
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記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謝制科啓一首

賀楊龍圖啓一首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賀吳副樞啓一首

荅許狀元啓一首

表十六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 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貴其行

臣敢不仰緣末光並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
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比靡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
榮為懼有覩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
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
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
日月之光常恐餅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沴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
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吝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夫
清華然臣詞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
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
孤節少荅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簡之珍已華朽質解驂之賜
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

之所及疲篤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
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
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
愧束衽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
也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
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
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美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顧形
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
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
任予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
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
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闡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揜攬群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
清華稔傾州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猶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推眷
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
抗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
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
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疲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

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副建中正緝熙光明無為蓋虞舜之
仁薦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
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
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
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
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

之殊選在儒者以充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
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間知朝廷較近侍為太守蓋聖主
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
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
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恚迂欲保全其終始
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

堅於晚節
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三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類章類怨二入上

章符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

家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
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剝拙屢致憂虞用
之朝廷則逆耳之愆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
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
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頓於衆言
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
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
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
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貨捨用益

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
俟謹何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
經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
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
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
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
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累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
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
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然
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備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蒼萬宇之
歡心凡有識知舉增赫濯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
謂 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
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
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至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
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
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

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
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
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
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
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妙
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
福畢備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
從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

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
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
供奉內朝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
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文
明憲古春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已蓋
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歲
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庶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濟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玉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

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
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
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
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
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
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

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
民遊庠校者志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場屋後進挾聲
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
忘然始之者富貴不相必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
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
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
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
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
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
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

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蕙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偉敷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恠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

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擢第免跪起謝恩云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若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侷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

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離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
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
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
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
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
執事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
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
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
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
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

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
下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
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
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
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
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
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

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憂者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數故君子以為近古賦詩以興不學時文詞詔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薰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仕准

所利國豈容樹恩今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清嚮者哀憐老儒故為持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踴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

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軼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鼎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裁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紉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為達官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監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

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邵
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
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
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
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待
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
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
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
在十三人之中謹曰聞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
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
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
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
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
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
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
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為多茲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
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
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
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
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金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識識之能無
所不聞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
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
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

終用考試而無名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
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
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
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
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
蓋伏過其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嚴稱所被
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鼓茲庸未亦
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辱慙觀前章由此為致
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政直職權司諫垣傳聞迄遐竦動觀聽
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
化方今朝廷之上瑞為無諍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
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
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左尹子華
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體躬而及長安之
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
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
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
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
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
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流龍圖才雄於世而
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燹
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
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既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
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
無由至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遠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檐戀何翅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墜口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緣奉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枵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挽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二救之無術生以自軼惟有

署置之必姑使朕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加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提提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為一以當有非常之間是以未敢輕為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摠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

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替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古執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為之損益共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有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忍承牋牘之臨肯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兆盥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迹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賀醇丞相啓一首

荅曾學士啓一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哀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楊屯田啓二首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賀呂副樞啓一首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荅陳齋郎啓一首

賀文太尉啓一首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荅試館職人啓一首

荅李寶文啓一首

荅王欽臣啓一首

荅彭舍人啓一首

謝賈朝奉啓一首

賀范端明啓一首

荅范端明啓一首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莫提刑啓一首

荅王明州啓一首

謝生日詩啓一首

賀林待制啓一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醜
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
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
亦可謂至矣知寶王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
全知梗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
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帝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
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

出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
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
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
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
所由之途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各重則於實難副
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皆猶有不任之懼執之
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
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權居異等
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真賢者所難
之任乎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憂慮可為危慄是以一參

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琛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
沉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
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
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兼容之時而乃度越
賢豪曲以微賤繼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
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已任欲辦大事務兼
寸尺之長將未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
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正軾啓伏審誕膺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禹口同慶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
世於六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
非為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春
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
爭能捐六繼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恭
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臣才不器禮疊中伯之望堂堂
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最爾種羗之叛命慨然
當寧以請行威聲所加臙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
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繼復遺種龍荒游魚沙海壁之癩
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

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筮以鞭
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
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為國善調寢興謹奉啟起居

八魯學士啟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厥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
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顯俊之無方豈拔賢而
待次賤如莘野猶為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彀中之
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闕閔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
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
屈處於下於蓋避嫌而自晦蜀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
最賢撫念老成未求義訓豈獨崇宗之盛典固將樂育
於美材自顧庸虛德齋合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
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錙銜義舉已行之志上
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九在庇廡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之恩係縻之於前事乎之計
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耄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其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同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若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然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
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愛淺庸人之所
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愛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
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其所為蓋其後必將責報
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
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
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

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墮然而直方大更練三
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
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
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新之懷實具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號
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
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
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
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若有更歲答難僅

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龍榮尚及衰鈍此
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
故開燕牧並保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
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策策夜驚雖無
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辨文詞深
厚足為寡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
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紛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
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

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賦適若薄
書之煩言之不文尔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戎嘉賓但喜
直亮多聞真古之孟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
有行以讀誨吾惟知感歎伏惟通判毛田才猷通敏學
術深純非獨東州祀梓之邦將為清廟端嶼之寶龜臨
是服行履憂澤而執事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墮官而
等去則當引身以歸新自茲恐遂有出處之跡故臨紙
不能無悵悵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矜危加
之衰病主而賦補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仁已
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特忌言為身災濟而去
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為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
重主知己恣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
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
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敢不恭畏簡書益
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
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
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
氓如軼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
難安屢乞守符志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
七年足經危難每歷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
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異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
高下一心頑礪百堅不費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
殖之恩謹當竊效焚香之禮庶幾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古只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僉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蓬蒿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淳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忘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禦宇

其難進循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彘羊而斬樊
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
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從觀閭里相慶竊謂富
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
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
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
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
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

之風所臨有聲

此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

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別見故人而一笑紳有餘歡
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下二獨遊無何默
追繁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員祿忘歸慕
鸞鶴之高翔眷獎寵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答陳齋即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以洽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
書士友挾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即
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
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達也凜然

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
為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
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校鉞齋壇夷夏稽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舉富貴而若無爵為三世之宗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文文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輒始若留
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公以整而亮武王既奉冊書
益新民聽方將威懷比日力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濟
道然後入詢伊傅之罪一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
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日十五日到任上訖者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心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樂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聖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軼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鈔少吝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賤所未及暮年擢置周
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鷲竊惟人材進退之間
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
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
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
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不征附馬棧者必先其有用舍

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崇
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明之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
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者
老襍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
上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木一敵律雕蟲之技出而後仕有
狂狷嬰鱗之患溝中不願於青黃囊下無心於宮徵誤
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
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
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

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與是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
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
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詩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於哀
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薰
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
遽移書之見及其為感亦難盡敷陳

登試館藏人正心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以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
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旨迫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以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言元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深而望重其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
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之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
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以敢私軾長病侵尋文思荒
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在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
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求為以笥之珍愧之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一

伏審祇奉異息遠臨全蜀
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并
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
以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
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
言之金石蓋暗然而日彰浩
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
而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
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
志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
聞報政軼倦游滋久寤寐
以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
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一

伏審祇奉明縉特膺異選
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

臣側聞除書大慰所論伏以
臣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
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功
績近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
伯始而可知三筮雖亡得
水以世而何患清塗方遠業
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
玉音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
懷

荅彭舍人啓一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
矚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重
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
隆以用事者言因名實實
然而憲臺省閣無預於文詞
儒館學宮不關於文選惟此
六押之任要須二
長非訪通經術則不足
以代



原件短缺

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一事是為文士之極任豈止
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應妙選伏惟嘉言道師古始
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之伯仲自期甚
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與天下之六犯逆指有古
名臣之風輿從言動之司取掌絲綸之美瑞與美質豈
獨一時宗廟之華祀梓異材固為後人神聖之用軾備
真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為
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挈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
度施及無窮禱神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
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
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
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
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文丈
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旣以身而徇義退猶
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
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樵為郡豈偶

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况觀累日
喜愧兼懷徒誦誅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嘗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
之人到郡決旬汗額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
爭訟稍稀更民習知其造拙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
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
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拙劣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
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春之考茲容獄市敢師齊

相之言庶寡協在少債知過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竊聞前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
少壯之舊游復繼耆成之前躅養痾卧治之所蒙成坐
肅之餘顧此鈍頑實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
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望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
潤成此虛名勝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
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無適平生之願劇煩獄市豈堪老病

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懲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
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蜀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折以
增衰朽之重其為感怍未易名言

荅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洎辰莅事教條清簡曾無頽指之勞吏
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為先伏惟知府
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耻為利口之言小
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群枉身乃獲於遐安
回觀爭奪之塗土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

食自願猶當為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逢天之祥雖世俗之所尚羨我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
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
煥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
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
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
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惻惻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
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樂論軾交舊最深慰
喜良甚尺書為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上韓太尉書一首

上富丞相書一首

上曾丞相書一首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上劉侍讀書一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一首

荅安師孟書一首

與曾子固書一首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上梅直講書一首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吾子夫子泫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

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問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一首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益回畏避以若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

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自披股裂登於
匹夫之祖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
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
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阻譎世之行使
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
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翫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
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窒宇宮室之為
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箕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
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車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
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
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
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
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
悲也已軼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以號為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三公同行在兩府愚不
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且固不能有所

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一首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言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弃其子夫弃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

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愼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
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
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
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
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
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
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

許剛健而不為強毅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
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
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
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
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
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
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軼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
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由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一首

輒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至其有合矣世之音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

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
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
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
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鬻千金
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
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強觀之則其所鬻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言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
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寒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帝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
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
糲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
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載不佞
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說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諛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寫之
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知聖賢之爲高
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甚也子思孟軻之

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
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執因門人以願交
以下則聞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
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
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
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
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
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

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
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
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福在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長

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
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
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
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
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
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此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人為備位其職也其敗也

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丑等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
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
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
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禹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異於知
禮而天不敢自任於禮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稱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也書傳所載者目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說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
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
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
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
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
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
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
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
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一首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是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心以益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被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

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也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執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幸其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以待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靖瀛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殲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類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言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一首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足以安未可以隨歌而柱墮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必問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雷強可知也中戶不

可以敵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新於野者不張為公侯蔽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絀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弁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曷期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紛遭被兵

之郡如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戰官於鳳翔見民之
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後自其家之釐益金額以上計
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
不之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
夫為王民自難免益金額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
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為民之窮困亦可知

矣然而縣官之手成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輕而
可以候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猶
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
六百分者未能絕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之可知矣今
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戰之
所為區區議以官推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
以聞者從載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公買計者戰嘗
担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釐是二
萬者未得為全失也社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
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且困窮而無告

異曰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
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
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
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啻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益望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夫歲越書使官
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
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
酌之比後於朝廷固已替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

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也貝下金軾乃於此
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矣然竊以為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撫撫急世之中行寬大則
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也朝廷自數十
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困官日貧一旦
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世來不革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求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
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
必將首行正道以風天下及今使耶事議之減定其數
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持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士論放欠書一首

軼公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
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寒
熱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跡不當于談則是謂明公
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
不顧惟少留聽載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
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鑽繫與縣官自得千百錢固
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班日撻無愧然
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類以漂或主持糧
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沽利以為他官或指澤漬

爛細司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
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
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
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
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
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
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
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
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
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輒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下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輒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菽水以養其老幼自安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荅安師益書一首

辱書爲既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主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輒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輒其得失休戚輒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恍然如輒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輒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輒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

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
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一首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
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
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
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
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
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軾閱家中
舊書見先君手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

成者知其意不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
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理爲行
狀以授同年凡鄧君文約以告於某執事伏惟哀憐而
幸諾之豈惟罪澤遺孤之幸抑使君有知實寵綏之軾
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一首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
性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
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
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

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
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
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
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
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
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
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
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
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
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
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
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
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
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是
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
賜之軾且歛眾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
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卷之八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程